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白石藁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薄海古孤竹國也自有
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為遼西北平漢以後
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
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
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
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迥若天人雖閱
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况生其國者

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子門托其貌
冰懸雪峙瑩然而清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
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翼之以不倦允
有作必屑叩予予益竒之一日恂欵以請曰
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
於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
幸子廣之子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
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
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為我聞訊首陽之薇蕨
尚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震斯世也西土

之養當就則就又不為隨西山之餓當避則
避又不為子適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土遭世
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
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庶頑立懦者是亦孤竹
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
不同者時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致
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依魯
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孰非孤竹之
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為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長吏以下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諭於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子庭詢是州前代沿革幾以對予州人幸文獻有足徵蓋記諸子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國南橫嶼船屯為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為州殆茲土之遇也士校農

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為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其食為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莅事貴嚴堂以燕處貴舒又以養嚴也平陽舊為縣治闕壯如牧守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

元年縣陞州改創譙樓于儀門之南百步前
瞻備美獨堂宇未搆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
繡衣之使省風戾止據鞍決事退食西偏觀
廳不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
不可無堂夫堂則誠不可無而無券鬼弗輸
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與佐先自捐俸率
六房諸吏會故家鄒氏以樓屋舊高廣適稱
酬其直徒以構歲豐民烝然樂事如子之集
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
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廳允增而嚴登斯樓

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教化
鳥雀素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即舊名
縮二字為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溥為通極也
守屬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公之體
立則溥之用行一八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
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蠻觸對面而樊
墻莫切於身莫近於僚屬而道不行焉况遠
乎喜怒哀惡各自為心閭閻痛痒血脉不貫
簸弄三尺以至浸迫陰陽感召水旱夫孰非
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為鑒其上赤子為恬

其下堂是以公至溥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
州也哉守聞而喜曰子言匪諛實規諛疾痰
也規藥石也請刻于堂既以自勉又以勉後
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庫隘英
風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
王公定重建於今縣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
同世居不同壤惟尚賢敦化之心根於秉彝
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間睦寇猖

獮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
蕩搖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雪州劉公士
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
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
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
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特人心為
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
始驚遁永嘉遂為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
醜古稱類官而真儒折衝禦於百萬之騎有
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

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
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為鬼雄賜廟固宜歲
老榱桷毀圮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
庚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張樂置醴奠
焉郡學掾阮琦嘗贊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
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為縣上
扶教次勤政不教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
雖未諗公政聞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繫于
風教者可書政而孰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
為記以壽于石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

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賓月堂賦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藪盈俎春醪在
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
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蒼楹
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
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襲
肌於是撒觴與俎挹沆瀣以為醴携斗柄而
酌之匪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
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

市生死霍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灑灑之水
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掃軌乃若高照萬
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
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
丹君子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又
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
主尼父所主必主衛疽宗元亦客辱於王伾
開閣護爾入幙何為黃金之臺徒觀羨五花
之館空遺唾自開闢以至于今閱人多矣知
愚好醜惇澆臧繆伏意瘦情靡有遺照乃若

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為文斫卅桂兮梯層蹊
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也而不然
者豈予所曾賓娥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
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
言再拜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間萬物
之逆旅往過來續寓形幾何吾方擾又焉身
自為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是當有耿又
者留天地間萬古唯道不朽天所以高地所
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
之形而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雞啾啾

三轉河低噴不谷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
松向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
為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迹巖東城與秦渝
歙劔間皆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倭腹魁端
重淳溼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
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
初世末之器會天寶中上招楊太真賜浴華
清由散地入直暄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

沐邑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即之捐
千金鑄其模締盟衾席願託足於歲寒青燈
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荅然守口
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
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頰厥功
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既衰束之
高閣遂與婆相於永夕自謂有脚陽春惟蕙
帳麻象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子叟
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
事彌謹有功有德自鼎鑊置衽席歷險夷有

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冰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
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
謂知乎後有脚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
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
鄉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
云

葬說

系北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
無人烟明年秋予舟夜過埗塘半醒睡一奴

坐舟尾曰何恠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
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
曰異哉此葬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
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屨招之冉又
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
鳥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恠
何獨葬也然葬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
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恠不能適其形
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
為無恠也孔氏不語恠道其常而已矣故人

失人之常鬼行其恠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恠恠且不可言而况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蜃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恠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為何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竒峰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欵起如衆大之區數十

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差幾鍾鼓樓翼其左右簷牙磨又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又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終升海市事往又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瓦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化為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悼墨鄉文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玄霜滄海研發我
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
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
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
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
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
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
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
以搗華藻寥寡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
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柰何設不幸入

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恠以幻卿可柰何設
不幸入鴈鷺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
卿可柰何龍斷以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鴈
鷺行以文其奸使為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
不悲夫

齊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白石藁

李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
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
編如書葬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持進筆削
一字間况老瞞漢盜玄德漢胄史不當黜冒
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
而正

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

予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為正然而不廢前
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在宇宙間五
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
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
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
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
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為
季漢正義于以翼前脩而扶何切也
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寔與聞之顧
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于正不然

彼冥冥者亦將有辯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
聖其尚謹之哉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
倣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
一見鉄心石腸之士譁然非咲以為是不足
涉吾地其習而為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
轉合官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為情性害矣
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
俗晉此焉寄豈一變為樂府乃遽與詩異哉

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
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
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
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
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
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
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
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
為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
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猶寄於變

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
為善有所誠而不為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
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
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真宰茫昧善未
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又
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為善為惡者偷
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
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

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而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稟若芒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禔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釐而爲四十門析而爲數百事皆心所造夫子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

而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而錄者洗其不善之心是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于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獲厥後平齊西廬諸老茂學搗詞不以水旱輟耕繇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謝涓陽族楹連栢比皆弦誦聲

翁在諸舅中意氣踈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
壯也陵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
如夢問弦誦之地則葵麥離又矣或謂翁熏
鑠憂患必且卑貌孫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
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間感慨之作也
意所欲宣伸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為我
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
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
廬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之緒有自
來矣齊門好竽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

有千載心者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
事受業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
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財之列而亦
竊聞私泚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
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
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
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
類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

子州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金念聖遠言湮
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踈為采
徵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傳周召之業不復見
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
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又收拾於烟埃零落
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
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
而不闕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
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

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况
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
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
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
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坳中至于十二世系
益蔓歲合族亡慮數百人叙拜行酒少長秩
如予以奧里第二支松存為伯仲行別二十
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為錄而予隱州

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斬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為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有加君者蜀日越雲政自察又夫錄以舉善君裁鑿精月書季攷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洒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為禽獸鬼域者無喪文

之謂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允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為騷再變為選三變為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烟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茂如古者

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斬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為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有加君者蜀日越雲政自慕又夫錄以舉善君裁鑿精月書季致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洒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為禽獸鬼域者無喪文

之理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為騷再變為選三變為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烟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箴如古者

問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徃又根情性而作
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
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
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脩竹王公有
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
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情性以
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
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

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
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間
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
為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
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
意已而歎入絲粟寐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
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其
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鵲心事悲惋寔同夫同
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
無務觀也

龍源普度紀勝詩序

橫舟真人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下元
主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閣高錄章夜扣三泉
銅魄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
者心竦毛豎許山曹君為詩美之金春玉應
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
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
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
則小人入向使彞教脩明天下皆君子之婦
而小人之棄生順死寧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

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喪其
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
盜賊死失其正命卒隨沈冥此荒幻之說興
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
可慨也故為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尚寒士如六日蟾
蜍無所於用往游心冲素以康濟其身乃
或逸出異教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
氏謂怕考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即吾儒不

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
人嚮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
予謂不然使吾掃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
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
過彼得藉以為辭而告吾方惕然警懼如盤
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予實忠予矣夫子
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由理而動
淵然雷聲方寸地即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
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諸君尚勉之
哉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沈王
風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
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
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沈鬱扶天墜
閔人窮意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灯蕭然四壁
人不堪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
寥手提偏師亦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
一樓評萬象相知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
賦孤琴詩曰邈不今世耳悠不古人心嘻世無

古耳父矣高山峩又流水潺又吾琴吾鼓游
吾之天知奚喜不知奚病哉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園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
若有異物焉馮之夜秉燭相視如夢君曰予
客江西十年訪舊遊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
山林或淹黨遂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子孟執事
文牛耳盟嘗為予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
于人世何速也語已各歎顧僕偶未死猶
以老且貧流落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翻又

駕輕颺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
有物獨孝經一部與曾中耿又仁恙其為具
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
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
過東魯辨蘄沫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
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
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啓手足曰今而後吾
知勉夫是書得行革偷從厚崇禮遠刑使人
人得全其天地父母之仁而無毫髮之毀况

乎食稻衣錦不一顰其顏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携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群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携小慙藁過予虞庭遺音一明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窳蚓爭

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為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鮮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藁以小慙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又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為工渙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茲藁得無類是乎故為序其卷端以歸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既舉桂抱月而
歸風博水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
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惋無慘之
鳴舍詩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
佩玉桀度春容可以施典冊薦郊廟乃雅沈
頌歇鬱為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
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
所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彛倫豐鎬遺澤尚
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孤以君之集

來請為序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君之有子
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
考焉其尚謹而藏之

霽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白石藁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一世孫曾

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大師鄭國公大父諱

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大師魏國公謚忠靖父

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

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

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辟

淮東帥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

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
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閣
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贛州改
知温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
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
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叅議官除太府
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為倉官時吳門
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園田水傷先是來
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甌高二丈許載以舟遇
圍投甌決去甌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以

實申盡蠲其租八萬餘斛疇不謂智公始至
某都喚里正父不至問故曰為辦過都錢未
登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
笑曰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為富翁矣即力
革前弊吏卒受緡粟以上坐以贓疇不謂廉
過水州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
師急往救曰活一人者十緡於是數十命
得免魚腹公如所活酬之疇不謂惠建昌軍
學教風雨懼不支公初下車銳然改作繇以
墻垣一洗舊觀刑部尚書包公恢記之疇注

書院舊有田郡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
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籍其畝三千餘撥入
書院士得養爭淬厲以報公明年登進士科
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之疇不謂敏
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如相繼死
非命至是復斷小如之兩足事聞讞實竟杖
流之要援不得入疇不謂斷於戲公以王門
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專
城意其忽視世故以為不足經意而弘識遠
慮務沈厚得大體智以開物庶以飭身惠以

極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
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
蒿目怵心已而屏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
酒自號寶慶老人有寶慶集若干卷家藏法
書名畫古銅彝鼎焚香宴坐賞美終日嘗曰
吾以遣吾情烏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
王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
携家還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
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五其孫以壬辰
正月三日塋公于天台縣花槐山娶董氏封

恭人先公逝予曩因來越侍公遊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言予泣曰先人凡九寒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不獲辭乃據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錢鏐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
五葉門益弘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
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黔黎富樂不識
兵繇唐而宋幾廢興九玉之後揚遠聲公
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牀得
賢子明經餘慶衮衮鍾雲仍峩峩丹丘鬱

佳城後二年方仰茲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
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
箴正以致固爭極辯不苟焉為同也不幸公
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
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葬公于五峯之原求
予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
荒落念相知為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
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

諱阜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崇簿
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主於嘉熙庚子少穎
出未弱冠束書游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
申補大學戊辰升內舍辛未舍校平壬申癸
酉公闡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庶賜
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
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
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
鄉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
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粃萬事遊神高邈

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趣歸其友固留醫理病
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憊登輿越十有二
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又已而伏
枕又四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
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沈毅直方自許致澤至
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
填海憑霄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
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實
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
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

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况以此議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贈灸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寔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

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于世數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蘇父其先蘇婺徙溫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亦度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於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虬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免乳習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榜六年庚戌再換文

科歷仕外任漣水教漚漕東幹長樂宰贛倅
兩淮制司機叅淮西憲兩漚運判權臨安府
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監簿司農
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
樞密院檢詳秘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部侍
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郎
通籍改奉議自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曩
公在六館時渠璫黷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閣
陳其罪跡不報同時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
幕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

冒矢石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
體周細故治法征謀獄情軍餉咸效其職
至於獻替論思每以四方水旱盜賊為上言
之儼然先正遺風柱折維裂渤澥揚塵間關
自歎祿豐功齎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原來
見公龐眉皓髮如商顏畫圖中人異且拜問
以攝生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舟矣為文精
實詰理有補世教課曾孫竹屋一燈丙漏下
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閑園翁溪友忌其
昔貴自號平坡居士倏盛夏時得微疾精神

笑語亡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侍戒以脩身
齊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寢朱氏漕使
雪廬趙公之甥先二十四年卒男一將仕郎
蚤世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歲十一月
已酉葬公于管峰之原於戲孟子謂天下達
尊三有一已希况於全乎公爵三品齒九
德以叅之歷麾節如韋素田具饘粥廬庇風
雨可不謂清疾惡若臭嗜義若甘勢利熏人
衆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窮闕少壯
老終始于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技業盡脫

根本獨在乘化消搖返為太初非有盛德者
如是與是宜為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惟雨盲風
黃髮四朝白雲一竈維德之芳緜于世世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
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其間或隱或仕
雖仕或不顯若嗇於天矣而名父子難兄弟
括夫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
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嗇

於前而豐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
某字某生嘉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
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
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扣閣不報歸遯林泉以
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
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禮而不銜
於葩藻浮祔己酉薦于鄉景定辛酉再薦黜
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庵出壁藏數千
卷冊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廢而事物
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

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儼語亦關治教
特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
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時
未可進退以歛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
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辟言不立
恠壹以忠信篤敬為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
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
直又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
忘各釋爭為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

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文未
喪天後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
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
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
晉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於特乃進於道
好醜十年孰壽孰夭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

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

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
當代鴻筆僕非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
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
又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
其大節以俟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畧公諱元
龜字錫疇温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
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
漕闈升賢闈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
淮諸司幹官扶彞倫贊嬖畫卓有能稱用舉
真五改官試縣一監州再登朝三縣有強寇

公掃清之州有滯獄公年允之朝有公議公建
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為至於繫賢類消長
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
卻雖觸虎牙中虺螫而不以為悔則仕而材
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已未提
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閣耿又漢之三君八
俊也當揆怒其攻已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
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
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
校公論所自出奈何摧折之乎語已東裝明

日臺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勳咸謂公相國
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叩光範一廢六霜
癸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
田用為心膂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間海內無
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隳成中天不忍言之
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
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諛者交吻而公復不容
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夫豈不知唯只之為
福諤又之為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
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

之若况故随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
通籍二十六年而持麾人方悶又我獨徐又
勁節高風為世仰慕然則被諛人之致力乃
借舉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晚簿曲臺
意天以禮樂俟君子不半暮予郡又不及
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哉京端道得
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
七十六階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父諱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為戒軒先生先生
嗜言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

根義理達事物公所獨立父教也自號蒼巖
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
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纂
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
益昌台州黃巖簿晉昌郡武軍戶曹鼎昌台
州戶曹兼憲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
年祖墓在其東松栢蒼然公訖旁隴自營繭
室先葬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
曰

按河漢兮為章抱鉄石兮為腸與世濩落

文曰卷十二
兮與道翱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
彼圓形兮同死獨不死兮留芳

故國學內舍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蘧其氏也蘧為昆陽希姓今
族於江南者寔自衢來至于君九葉爰泝厥
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
是為蘧氏鼻祖譜謀先傳家又二千年聞君
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父諱某皆隱德不耀實衷忠厚逮君殖以孝
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

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選齧畧戊辰補
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監舉
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
喪哀毀以至骨立詳於冢舍而畧其家豐於
時祭而非其奉髮垂白每道父母時事輒泣
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藹
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傍徨不
幸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珪組何
為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可以
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所

至無完室君旋披荒穢結小屋數間繚以榆
柳種菊時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
卷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時羨景燕
洽族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真詞盡醉而止念
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
侵蒿目語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輒廩分
賑又海糴以續其匱貴入而賤出人德其濟
曰遽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已及人明於
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為君子之後也庶乎無
愧矣娶林氏帑院公之女男霆龍婦章氏為

婦君生於青楚死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
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于
靈溪之原詔霆龍曰羨哉斯丘窈而深廓而
有容是為予千秋之幽宮予死葬母越三月
循古禮也霆龍祇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藏
期簿而乞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
許采芙蓉兮江之浹抱貞芳兮以道終始
百年兮抔土垂孝友兮詔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欻歛逝之酒既不可將逝於
永歸之宅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尚友千載竊
慕高風自志玄宅又擬自輓七章以寄親友
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
揚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惚非恍玄在天地窅
微深妙萬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々
之為病將黜聰明泯好惡身世初忘而復返
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於匱
欲掩其光而光卒不掩玄得無尚白歟乃為
銘銘曰

橋門之雋月窟之僊宇宙無窮陵谷忽遷
衆皆瓦毀我獨壁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
孰云真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
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鐫

圖書



